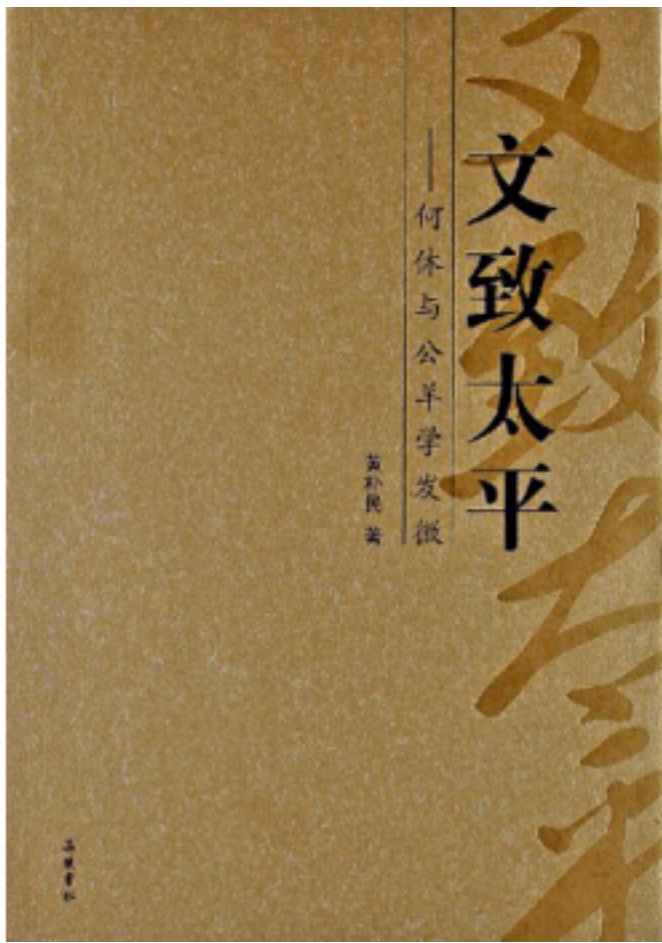


何休与公羊学发微：文致太平



[何休与公羊学发微：文致太平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黄朴民 著

[何休与公羊学发微：文致太平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都忘了从哪里知道的这本书怎么躺在购物车里也是鬼使神差的买了

很好的书很好的书很好的书

纸质印刷一般

我怀疑：假如要将翁贝托·埃科的诸多头衔全都印上名片，那大概需要一种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字号才行——小说家、哲学家、历史学家、符号学家、文学评论家、专栏作家、大学教授……或许，聪明的做法是：干脆就印一个ECO——他祖父起的名字，Ex Caelis

Oblatus的缩写，意为“由天赐予”——毕竟，谁人不识这位当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呢？

山羊座的埃科1932年出生于意大利西北部都灵以东的亚历山大城，埃科经常将其童年成长的文化氛围视为其独特文风的来源之一：“一些元素仍是我世界观的基础：一种怀疑主义和对修辞的厌恶。永不夸大其词，永不冗长空洞的断言。”

二战爆发后，埃科随母亲搬到了皮埃蒙特山区的一个小村庄，在那儿，年轻的埃科带着复杂的心情目睹了法西斯和游击队间的枪战——无可否认的是，他既感觉兴奋，又有点遗憾自己太过年轻无法参与其中。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他的半自传性小说《傅科摆》的主要框架。

埃科共出版过五本小说，从最著名的、曾被改编成电影的《玫瑰之名》到最新的、夹杂着老漫画的《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》，每一本都充满了历史、哲学、符号学和知识分子式的思想游戏。有趣的是，其小说晦涩难懂的声名反而吸引了大批读者。埃科谈及自己阅读托马斯·曼的经历：“我曾三次开始读《浮士德博士》，直到最后一次我才读完。人们读《傅科摆》的时候告诉我同样的事，的确有一些书需要读者更多的投入。我喜欢那本书，正由于它的复杂。”埃科小说的复杂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其中世纪的历史背景。在写作第三本小说《昨日之岛》时，埃科在巴黎“建立了自己的活动路线，只去和那个时代相关的书店和戏院”。在接受John

Sutherland采访时，埃科曾说：“我记得我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工作的时候，我意识到巴黎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、你可以决定只去几条街便可只活在中世纪的城市。”埃科小说里哲学和符号学等学术内容是其小说的另一大阅读障碍，但埃科说：“与其说我的小说有学术内容，我更愿意反过来说：我的学术作品里总有叙事性存在。”

埃科的学术生涯始于其对父亲意愿的反叛。他放弃了都灵大学的法律专业，研究起中世纪的哲学和文学。1954年，他以一篇有关托马斯·阿奎那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头衔。

随后，他去米兰的国有电视公司RAI当起了记者。1956年，他扩展了自己的论文，出版了第一本书《托马斯·阿奎那的美学问题》。1959年，27岁的埃科出版了第二本书《中世纪的艺术和美》，同时开始为文学杂志《Il

Verri》撰写名为“小记事”的专栏，后集结为《误读》出版。此后，埃科开始发展其“开放的文本”理论，并致力于符号学的研究，先后出

[何休与公羊学发微：文致太平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何休与公羊学发微：文致太平_下载链接1](#)